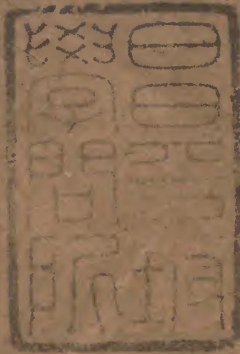


戰國策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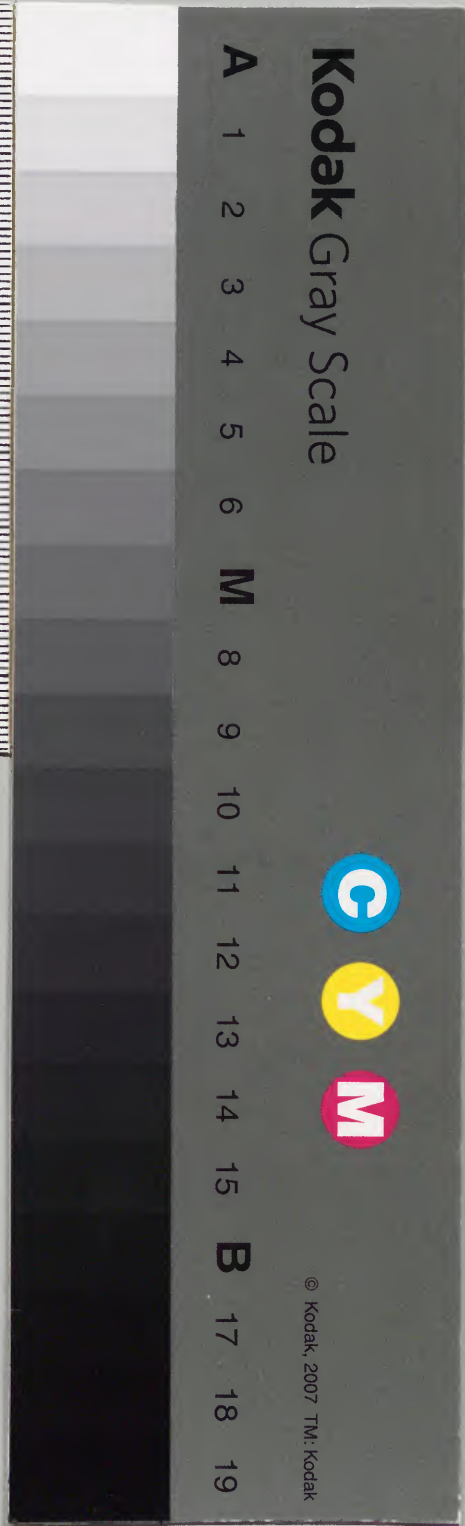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三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八	漢
八	一	四	書
九	八	三	冊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13	
冊數	8 (2)		
函號	296	130	

二



戰國策卷第三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

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嶲益州皆屬焉

孝公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旦注意專以

此為重今考其外謬不合者各見木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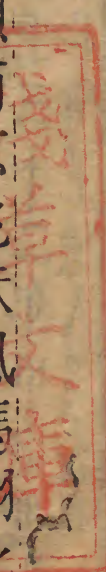
魏入秦見魏策正曰此據史愚謂

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恐

非蓋因為中庶子而生此文

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

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



刑刑其傳公子

不刑其傳公子

親近法及太子

賞不私

親近法及太子是為黥劓其傳墨涅其類曰黥劓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太子惠王君嗣也不可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令至行至猶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賞不私

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恐

非蓋因為中庶子而生此文

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

商州上洛之地又見後章注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

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

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

蒞臨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

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集韻女曰嬰男曰兒補曰

釋名人始生日嬰嬰句前也投之句前乳養故曰嬰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

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補曰更平聲為臣也且夫商君固

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

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始稱王前此稱王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

蘇秦始將連橫文穎曰關東為從東西為衡贊曰以利合曰從以威

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說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頰林胡

似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郡巫補曰正黔中之

限黔故楚也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

辰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靈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

皆有塞險故謂之限弘農補曰左右殺有二陵杜東有殺函之固殺函函關也在

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

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

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

少留意臣請奏其効奏進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

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

大臣逆人心則行之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

教之廣庭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侯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

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

伐補遂國名未詳黃帝伐涿鹿屬上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

伐驩兜書止言放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放驩兜又堯伐驩兜禹伐其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

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

後放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禹伐共工伐之

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

用也作內政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轂輻所奏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補曰轂擊說見齊策言語相結約親

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天下為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謂辨也諸侯亂惑

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

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百姓不足

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正曰

者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兵甲愈起辯言備服備奇

作偽戰攻不息繁稱文辭辨說也正曰明言者教令

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辨言備服即天下不治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

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効勝於戰場効致

也夫徒處而致利徒備空也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

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戟

手擣也正曰杖持執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

乘集韻凌侵尚誦敵國誦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

元稱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王時君

也世者忽於至道皆昏於教昏不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沉猶

溺於辭溺謂為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

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資貨

去秦而歸羸滕方言擔齊

羸通作羸滕緘也正曰一本羸滕是羸夷纏羸字通用

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揭羸纏繞也詩邪

輻在下注如今行滕即位所謂復也注履躄履也正曰

說下與履躄不倫而擔囊又已言矣

躄注草履也負書擔囊高注囊囊也然則此字元作囊

躄與躄通囊無底囊有底正曰一

本作囊高注囊囊通言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集韻黧黑

狀有愧元作歸今

色歸至家妻不下紕機

機誤見魏策

狀有愧元作歸今

色歸至家妻不下紕機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機誤見魏策

也不下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喟大息也妻

不以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

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

有陰符經正曰陰符經恐非此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

摩簡猶擇練煉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讀書欲曉引錐

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莽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

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

闕塞也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

擊也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受相印

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四端曰純正曰白璧百

雙補曰璧玉環也黃金萬鎰補曰鎰說見前以隨其後

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

秦兵正曰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眾王

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次言用之不不

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

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

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

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嚴廊廟堂尊嚴之稱正曰

也恩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

戰國策卷之三

相為廟堂蓋誤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

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正盛炫熿於道光輝也山東之國

從風而服以草偃為喻也使趙太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

巷掘門鑿垣為門補曰掘即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陽書伏死掘穴楚策亦有桑戶椽

樞之士耳樞門牝也椽木為之如椽椽屈木孟也伏軾車前橫木擗銜集韻擗

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也猶橫行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

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仇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一本天下莫之能仇仇抗

古字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

道清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郊迎於妻側目而視

不敢正視也耳而聽嫫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匍匐匍伏地也四拜自跪

而謝果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嫫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也

嫫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嫫呼小叔為季子未

必字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

也然見矣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

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嫫婦而此史極口稱頌

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賂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固歸兄弟嫫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

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秦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

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聲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眾

或國策 卷之三 六

本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八品居然見矣

恃負猶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

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寡人忿然

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論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

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敗城邑請使武安子善

我國家稱國家之美正曰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

惠五年能美善我國家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

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

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

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

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相及補且使諸侯之使去

聲餘如字

楚魏戰於涇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南楚記

楚敗之涇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涇亭密

縣有涇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

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只謂楚北有汾涇之

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悉汾字有誤因韓涇城汾旁訛也

說見彼條從通鑑在魏許秦以上洛屬弘以絕秦於

惠後六年高注作惠楚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郡非秦責賂於魏責

也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

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襄正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

遇遇猶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

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

之楚者多資矣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補曰劉

多弱字即若愚謂則王攻甘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

以弱句義亦善

卷之三

七

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正遇於境此下有脫簡秦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且以善齊而絕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

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鯉云云楚怒秦

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補曰別木

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上即高注秦人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謂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

云云其文缺誤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

加好於魏正且敝邑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

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與合也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

讎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且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一本下衍

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王

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

者元作留補曰姚云是便計也便猶利安秦王乃留景鯉景

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事勢也而地

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

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

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

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

戰國策 卷之三

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補曰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

與猶魏戰勝

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

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

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

自取王

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

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以與魏犀首

公孫衍也陰

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

公孫衍也陰

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戰勝威王

楚魏兵罷

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魏兵罷

楚魏兵罷

做罷疲同 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人年也儀時為客

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

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

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陜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

後也陜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

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

二皆齊姓補曰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

如郭君

郭號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號仲後也在大

陽為南號東號叔之封制也今鄭夫晉獻公欲伐郭而

之榮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也

憚舟之僑存

憚難之也荀息夫晉大曰周書有言美女破

舌破壞其事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舌指諫臣

遂去閔二年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

屬河東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

老成人補曰汲

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乃遺之美女

乃遺之美女

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車

乃遺之美女

效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因而

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下衍

二字補曰姚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

云錢劉本無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言楚使韓

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答之

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

來間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

秦而善軫言楚善之補曰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王謂陳軫曰吾

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

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

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

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枕之高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

下也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者良

僕妾也良善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良婦也吾不

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

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秦

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補

寫以告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

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

之請為子約車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補曰一本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

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

挑徒了反長者詈之詈罵也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時

久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

者誂者對也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和猶汝何為取長者

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

人也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

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

補補曰國下當有情也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

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之亦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

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

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

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

昔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

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
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
見棄軫不之楚而何少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
以所聞駭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警皆當
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
者也正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
誠豪傑之士已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
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
辨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
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
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
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
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國炳亦燒也言火其國

以得其地補曰炳即燹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
輕言其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命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
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
群臣而謀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
豈秦兵與諸國過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懷州溫
縣李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
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
秦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句
於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
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史犀首相魏張
或國象

儀去犀首聞儀後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云且五國
 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
 秦則此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
 今在魏衍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
 儀在魏陰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之後蓋
 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歟
 ○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
 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
 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
 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
 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
 而不敗故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
 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
 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
 川塞轅補曰轅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瓚云轅轅險道

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當屯留之道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
 道也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新
 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榮陽密也
 大事記自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
 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
 新城縣也按芋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
 此策以宜陽並言地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誅討
 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也
 且周王謂二君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號令指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敝名補曰一本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反也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去王業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

曰務專加也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

備三者於國如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

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諸侯不以為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脅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天下皆有尊周之志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

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句

而危字自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齊補曰

為句亦奇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

將二國并力合謀并前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

秦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

蜀之完也不虞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

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

附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

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表合
○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守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
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自石
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蜀王
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使
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開喜其
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

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

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臣請試之不自必張儀南見楚

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唯儀之所

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

憎者亦無大大齊王閱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

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敝

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猶

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

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方六

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齊弱則必為王役矣楚役使則

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楚因絕齊得報曲而私商於之

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

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

賀畢猶陳軫後見時去秦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

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

我國策

卷之三

七

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張儀王必惋之惋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絕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

而今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至也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高注初王使弭口今可以言未也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高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

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補曰史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

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正曰故楚之士壤士民非削弱

僅以救亡者集韻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

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

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

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將懼

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所料也哉

○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本為國宜割地

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說謬矣○子

為為臣之與使者使齊之使皆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補曰講當從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

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補曰高寡人

不佞佞高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

齊楚相伐軫傳言或謂救之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

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

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故使人

問之楚王曰使者還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左右曰臣又

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

終缺安字按姚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知愚謂

本作不知是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為王吳

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爭人而

鬪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管

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人者甘餌以餅餌今兩虎爭

戰國策卷之三

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

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

楚之害今詳秦王言為子王計則以齊楚正相伐計聽

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理

即下文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先

也先也會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

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

日蒯通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記者事之機也聽過

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收

齊楚之敵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

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收績去楚絕亦

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

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

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正曰李讎於韓起樗里子

於國起猶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

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報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

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魏若反秦

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張子不去秦

其厚魏

卷之三

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魏猶有得秦之心以秦資之正曰劉辰翁

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

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

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

疾之聞疾之言曰王楚王

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

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

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有

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

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

於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

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

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魏補曰姚云曾錢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

此時冉欲如楚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弟聞也曰辛

魏恐其合也

張陽母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母澤疑齊人正曰此章多

云母澤說魏王哀正薛公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載王

戰國策 卷之三 七

契國王木王軍行載之禱且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

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然而臣有患

也患楚與秦合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

也補曰此十六字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

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王韓魏齊也此臣之所甚患

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冉東東之楚是

令張儀之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

是儀之謀伴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公不如

反公國秦謂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

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

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

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

亦重冉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

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

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亦缺也越人似非

名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左右曰君之

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

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石也所以砭彈臃腫

針日砭所以刺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

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

與趙簡

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各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窺同小視也

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秦武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

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輔猶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

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

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諉

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

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

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

故勿攻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三

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

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

郡十五縣者是也魏德後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

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千

里補曰一本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猶

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

要地天下不以為補曰姚氏云錢多張儀而賢先王文惠

魏文侯合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三年

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補曰衍史並作奭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挾韓而

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公朋

仲名此書後或各朋或各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大事

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侈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訛故也且當各存舊文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族姓也而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

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

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

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

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

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不適

三人適音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

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

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

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

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正曰役事也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

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權之使楚說也楚權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

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

王曰王遂亡臣詐為因為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

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而卒不上卒士也秦之右將

有尉尉軍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必大困甘茂曰我驕

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今攻宜陽而不拔

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挫摧也補曰衍而公仲元作

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

蓋字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

訛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補曰一本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眾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

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而外與韓朋為怨今

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

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秦眾盡謂

傷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

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

韓後正曰言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楚言

其後有變也

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

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正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

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策抑按也正曰按惠王

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章揚達作楊延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

得止用顯亦今韓策注此文高注此章無作延字者豈別

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

並作公孫爽又有公孫顯公孫赫其云挾韓而

議云善韓皆化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爽郝與在秦為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行即顯之訛也今且當答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辭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

來使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音而音儒韋柔滑貌補曰需即儒

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

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

語將置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于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

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構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

境內盡知之蓋構里疾道穴聽之矣以告甘茂甘茂因

人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

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者曰告人足矣必不告已正曰

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

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於

楚誅誘也若誅則驚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驚魏之秦言告魏

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絕王

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楚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齊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也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隣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

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

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補曰一本惟始與昔智伯瑤殘范中終何以知其然

行范吉射中行圍晉陽屬太原故許唐國補曰大事記

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卒為三家笑趙

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陽為太原縣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出公十

七年晉荀瑤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

我園

卷之三

五

亦山名事見哀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為

黃池之遇陳留外黃池縣今黃溝是哀十三年正曰哀十三

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

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

也相與封丘殊遠當以杜注為正路史同杜注無禮於

宋而哀十三年吳欲伐宋遂為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

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于馬陵敗趙于

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

見齊楚及朝天子事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年身布冠

正曰年表二十九年而拘於秦拘猶制正曰高注太子見

以喪禮而拘於秦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

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

之士不敢言窳天下之國雍雍同言徙兩周之疆侵逼

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取黃棘秦紀楚記

王盟于黃棘皆不地正曰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

為此尾言善其後正曰尾終說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

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

之士濟水在溫河北此言中國爾正曰濟水出絳州垣

入河出河南溢而為滎自鄭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

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此言末路之

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

之心依猶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何以知其然也秦人

戰國策 卷之三

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

弱以得援而未能復戰也敵故不齊宋在繩墨之外以

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

得之正曰下文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韓氏鑠則

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

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

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

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有是言歟驕者必敗亦論之

常其言先得齊宋與失之罪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

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語哉秦王與中期補曰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處秦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補曰當日中期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

太子質於魏皮氏未拔去女在蘇子曰不聞

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遣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

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

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

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

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

秦王曰甘茂賢士非恒士也恒帝其居秦累世重矣茂

惠武昭自穀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

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

不如重其贊集韻贊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

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

後則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終身勿

出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

遊說此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

也遊說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

迎之於齊補曰姚注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偽為補曰

誠有何得言偽為一本作謂齊補曰姚氏云一王閔

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

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

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

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

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傳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辭

之辭遠以名字加之者獻則楚人為莘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

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不善公也辛補曰

莘下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莘戎今亡

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

步國卷之三

史

元

元

元

元

元

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

楚利是辛辛戎有秦楚之重大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秦王

謂樓緩趙人見穰侯傳此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地名補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

於國患大利也免元作勉補曰策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

王何不召公子池正曰池即他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

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

以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

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

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山南曰陽水北亦

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

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

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

講矣決斷也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

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

皆籍其主之術也周策韓慶為西周說薛公令臨函

谷而無攻楚制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薛公

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

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

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

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

綱目通以為樓緩網目通以為樓緩

薛公田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收猶取也

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以濟天

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是及秦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君必深齊讐齊

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隣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尔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意同但言其事理當尔

三年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謂晉

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

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自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

必害之而魏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弱不能當秦

音以為重也補曰姚本操晉是採字訛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被是秦收齊

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川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令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正曰謂秦王曰向欲以齊高注秦臣韓趙策亦有此人

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

東未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

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

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

惡皆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苦補曰此連下有缺誤於除宋罪重

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須殘伐亂宋

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補曰須殘字有術

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又作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秦陽君定封說見彼策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正曰秦下不能與齊懸衡矣

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

云積往來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

聽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

千里楚包九夷補曰索隱云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

屬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正曰王應麟云

注竟陵縣城權懸宋衛言較其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

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

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正曰恐富擅越隸越勾踐國隸

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正曰秦烏能與齊

懸衡韓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上權懸宋衛為此

義乃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以薄鄭

封去方城遠新鄭榮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

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

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

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我國策卷之三

秦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謂秦王曰

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

能翁其心乎翁猶收也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

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

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齊韓魏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

而共攻秦雖補曰姚氏本章首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策

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

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况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

以漢中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

去三國攻楚史不書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

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秦為知

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補

以下有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

言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

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

敢出兵大一本衍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

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正日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

敬國策

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曰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劫則上黨秦之有也此

也言負芻以母已珉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魏

已字句今連作已珉非珉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

一本欲以齊秦欲以齊秦而困薛公故補曰

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魏懼而復之反齊負芻必以魏

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

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兵必出

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

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公不若毋多謂專志於和則

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

封恐

徑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

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

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

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魏王四十四年

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魏伐韓

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

徑山見前大亭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華陽亭多在密陽

卷之三

重

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指開封陽武非齊地當考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

趙王文惠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

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斥王故秦王使公子他之趙

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不可信恃大國

不義趙以齊倍以告敝邑告以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

二社二邑也正曰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

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熱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

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

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

此二十七年敗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

晉此晉趙也以趙破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

楚齊破趙亦敝夫齊罷國也罷疲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

難也補曰史作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大能制人必其威

言以動之罷國勝之非武武足以屈人今攻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

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

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三也齊割地以

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

晉是強故不能制楚言以動之不走自走治有是意走彼則走此必不聽趙也

齊為二國出兵頓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

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

與秦伐齊初以齊破秦為之頓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

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

日按起傳取韓安邑以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

秦在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在魏滅六十邑入

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與

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

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曰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秦

秦客卿造造其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再別封也越記

陶補曰說藉君天下借以制天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

為萬乘國大長小國以朝天子補曰姚本天下必聽五

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而莫之據也無援

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

時非人所能為時至弗失補曰姚本時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

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

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因

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田單破燕燕成昭

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人臨淄三十二年下

或國策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誤且不當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謂君

相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補曰秦誓

務本姚木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

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增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攻故

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

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

元作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粹而

從齊齊秦秦元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讐齊讐謂以誅

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

僭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

河南亦河之南非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

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補曰後為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

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

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

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驚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補曰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

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物至而反極冬夏是

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

有二垂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

詞氣絕不迫

之耳時未為文王非孝文武來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

通也也以絕從親之要也今王使成橋秦人補曰劉伯

守事於韓待猶成橋已元作以正北入燕使燕入朝於

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

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王可謂能矣王又

舉甲兵而攻魏社補曰姚本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

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拔燕酸棗虛桃人東郡酸棗

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次宿胥

之口魏無頃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堯注燕縣

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注滑州州城

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此古酸棗縣南虛

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所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

云姚虛桃在雷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

楚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魏地當雲翔而

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曰爾雅其飛也

人每言翔注布翅翔翔按翔有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

高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字今從史息眾二年

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

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王秦據卷

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首垣正曰徐

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

南與卷近離正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

蓋牛首垣即長垣井河以臨仁兵臨之平丘丘元小黃

東之垣也長垣開封縣以臨仁兵臨之平丘丘元小黃

魏州冠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

卷之三

三

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河之南楚磨之北

後志當陽縣注荆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

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

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

人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

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

明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補曰憚史作殫是王若能持

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肥猶厚地猶

地也補曰守威疑守成史誠作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元作材甲兵之

強一元作壹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清此

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

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壅處正曰索隱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

注干隧在臨淮豈此耶蓋或越王逐比至是正曰正義

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到處在蘇州吳

縣西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補曰姚利於

四十里前沒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

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補曰艾陵在還為越王禽

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于智氏

正曰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

露木意
冷語宛
轉

只用字
綴文法

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韓魏反

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史注在今王妬楚之不毀也

謂無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侵之故強考下文

同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補曰取下有詩云大武遠宅不

涉逸詩武足述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躍躍甕免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

也犬大能得之人心難知或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

也中道在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重猶而有累世之怨焉夫補曰姚本之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百世矣補曰百世

分離暴骨草澤暴日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

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滿海內矣韓魏之

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

之日則惡出兵惡安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

哉國衰

世新序同高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拆頤領首身

狐傷是新序作潢洋二字楚辭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無所食無人為百姓不聊

發問作 一難 掉二句 三字照 三字手鈞 第二詳

可怨可恨 不待諫 說盡不 竭

世新序同高 注百一作累 乾也 頭顱僵仆 饋仆僵也 相望於境父 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 虜獲也 鬼神狐祥 狐之為妖 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 男為人臣女為妾 滿海內矣韓魏之 不亡秦社稷之憂也 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 之日則惡出兵 惡安 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 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 哉國衰

三難

攻隨陽右壤補曰一本隨陽右壤壘一旬新序同陽作水索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

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

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

秦蓋躡秦楚之兵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

而攻留屬楚方與方與胡陵鉅胡陵碭蕭相碭屬梁國餘屬沛

故宋必盡七邑故地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

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

水縣卞今泗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與秦

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

而勁齊補曰姚云劉本以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

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

詳事不吏事猶治補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一年之

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

之注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詘令韓魏詘猶反正曰魏

魏歸為帝之一舉眾而注地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補曰

韓韓必受首言其服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

而請誅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

如襟帶以河

如襟帶以河

當野最
大又提出
作折最
有輕重

戰國策

卷之三

四

曲之利如圍繞韓必為關中之候依此之若是王以十萬補

曰史十下有萬戍元作鄭梁氏寒心戰懼許鄢陵並屬

嬰城上蔡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

則上以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飲

是王之地一經兩海東南正曰索隱要絕天下也要謂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補此二字補曰宜從史無燕趙也

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劫之也補曰史直

綱目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征伐之補曰史春申傳

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西昭王曰善於

重世之重半聲藉音替方與音房頓為王之為去聲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

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

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元

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正曰見下

段干越人比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

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云取千里

然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

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馬四兩服在中

太叔于田言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繆索

言服馬豈驂耶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不

釋塞者言障之於是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

睢得而問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

於用已皆不見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

去聲難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音因王稽秦謝者令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

得故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若將

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也語曰人主補曰姚云後語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

於有罪今臣之爵不足以當集韻樞斲木鑽要

足以待斧鉞斧鉞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雖以

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

得任人必保其後後不知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臣聞周

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正曰姚本反覆於前王臣聞周

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皆美玉名此四

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

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臣聞善厚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文選卷之三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

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草華也此

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

弗能改已補曰唯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且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

哉所謂游士之言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闕於王心耶闕合同補曰闕史作

亡元作已補曰姚云已錢作亡史同其言臣者亡其猶得亡補曰闕史作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

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義願少賜游觀之間

際望見足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而人之書上秦王說之

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木無說字史同

使人持車召之唯傳有補曰為其之為去聲說之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補曰一本寡人宜以身受命

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撮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寡人日自請太后今

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聞然不敏問猶傷敏疾也

自傷其見誰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

下見賢通反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為教之為寵

范睢曰唯唯有聞

問隙也正白問猶頃也孟子為問如字

秦王復請范睢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跽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睢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

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

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在成陽之地補曰正義

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鄜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於魏

若是者交疏也

絕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補曰姚本

無南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

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驕旅之臣也

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言深

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

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

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者多患瘡腫若癩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

購賴音近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

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

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育皆勇士

補曰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

愚憂豈何之綱

此三句又為三段之綱

昭關楚關名補曰後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正曰姚本作菱

求索隱云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簡劄同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卒與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補曰姚本一可以補所

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

碎世之士箕子之心豈唯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也是以杜口

畏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補曰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

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

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恩

同亂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

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

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

谷口文紀注在雲陽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

雲陽屬焉翊 三

抵即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

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而逐鶩兔也鶩言其不俊補

曰姚本施作馳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補曰史閉下有開字姚

引同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

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

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

義矣義宜也巳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越

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

丘大有功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

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

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

不如遠交而近攻補曰遠交近攻秦一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

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

中山元作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中山功成

名立利附焉元作則天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

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

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附不能

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

而韓魏可虛也可使為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

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

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

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其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正

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而攻邢丘補曰史廩丘

邢丘即邢丘也正義云漢置邢丘拔四十二年而魏請

附曰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

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補曰姚

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臯之路不通北

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唐有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

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補曰宜一本作滎

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王曰善雎傳有

邢丘在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宜陽說亦在

按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正曰大事記秦昭

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一載

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

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相

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

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

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弟華陽

補曰正義

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光○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諱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不諱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擅專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諱

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自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諱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决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六寸分而相合正曰竹長六寸說文說也漢文紀凡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

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國國謂秦御

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披其枝披謂禡之在日披

其枝者傷其心詩逸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正

非必逸詩古有此語耳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

之權管猶管權之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韻集

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此四十年補曰按唯傳唯相在昭王四十四年秦紀

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

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

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極經世書免

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

逐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理云云亦失考昭王謂范

父唯傳有補曰唯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口

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

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

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唯恐故爾

則亦然也唯豈不能屏左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

又作大城按居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

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鄉則在汝者為是昭王奪

太后養地以封唯亦聞恒思缺有神叢與靈托之補曰

亦惡矣應於陵反

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

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缺

恒思有

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

以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指曰博

借我巧馴曰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

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

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此國於瓢稱瓢為器國

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合邑中自斗食以上漢

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穰侯相國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

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

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也其

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

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

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

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

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

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彪謂

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魏人正曰高注韓臣魏齊相孰與孟嘗先

相芒卯之賢魏亡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

矣補曰姚本此下有左中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堆琴

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

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記

舍瑟也莊子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昔者六晉之

時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

注汾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

水按行去聲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智伯

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

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

陽縣北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

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

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今絳縣謂平陽為故絳正義

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

平陽韓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躡

其踵躡躡踵也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

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彪謂

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閑暇宜數問之魏釐十一年有此

四十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睢事正曰秦

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

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

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

魏國策

卷之三

三

必以魏子為殉

以人從葬曰殉

魏子患之庸芮

秦人正曰高注臣

為魏

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

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

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救過不贍何暇乃補曰無乃字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為魏之為去聲

秦攻韓圍陘

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鄧

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

十三年也正曰召陵鄧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

韓世家秦拔我鄧城汾旁正義云陘城在絳州曲沃

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之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一作能傷者非

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

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

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下有能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

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

言儀死至睢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割元地

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

者盡可得也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錯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

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

戰國策

卷之三

五

鼠也因謝不取

謝辭去也補曰一本出其朴視之乃今鼠也○說亦見尹文子及漢應奉傳

平原君

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

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

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

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也平原字必有誤

天下之王尚猶尊之

是天下之王不知其實也

如鄭賈之智眩於名

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

者以已有

補曰一本有作欲

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

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睢載音樂

子之五千金居武安

屬魏邯趙奢傳注在邯高會高誘

也相與飲謂邯鄲人

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子也

用金少故未

其可得子者與之昆弟矣謀

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

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不問

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得

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

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秦記尉繚說秦王曰願大

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

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

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中有言

禮義廉耻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濶不知撥亂之策莫

要於此愚謂郭開之問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

劫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高祖購陳稀

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

趙括也襲其父稱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復定

上黨分軍為二王齧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虎曰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馬服官

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

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

南郡宜城注故鄢故郢正曰詳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

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

邢

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鄢補曰上章秦攻韓趙圍歷史記惠王九年秦拔我陘汾旁十年秦擊我大

行我上黨郡守以郡降趙事正相次也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

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

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

不如因而割之

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為武安功

如是則起無大補曰史無以為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於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

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

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

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子愛

子也

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

戰國策

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

笑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此時無地為子時不憂今亡

汝南乃即與元作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在之餘為

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

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

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

餘子恐是離人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

言已亦若東門吳乃即與為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

以告蒙傲秦人補曰傲恐即驚始曰今也寡人一城圍

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

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

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元作為王將將兵臣以

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誅奪君

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

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

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

如字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圍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

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茲氏有長平亭

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
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秦軍大克元克
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
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尅尅字通

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鄉人飲

飲食舖餽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曰以食食以靡

其財集韻靡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涕

泣相哀戮力同憂戮并力也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

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失趙自長平已來

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

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五

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為

及養馬用之故軍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

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君前率數萬之眾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

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

在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

陵先王楚人震恐震勞靈震動東徙而不敢西向徙陳韓

魏相率興兵甚眾君所將之卒補補曰當有子不能半

之而與之戰於伊闕十四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

同大盾也正曰高注鹵大漂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

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

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命故云大發軍人數

倍元作軍補曰姚本作倍字於趙國之眾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

常以寡擊眾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眾擊寡乎武安

君曰是時楚王頃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

功諛諂用事良臣斥集韻斥亦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

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兵

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皆同正曰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

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掠於郊野掠奪取也以足軍食當此

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

然而信一心向力死不旋踵不反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

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

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

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欲推以為鋒鋒軍二軍

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韓陣持不

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

北戰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

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

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政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

蓄積養孤長幼補曰長其幼小者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

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臣推體

以下死士

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

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

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

挑摧撓也撓敵

求戰正曰漢書趙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

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

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

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

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

發軍更使王齧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

而弗下趙王

孝成

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

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

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

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

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

補曰以字下疑有缺

撫其恐懼伐其憍

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

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

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

也夫勝一臣之嚴焉

嚴猶威

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

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

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

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

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

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

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

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

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力有隙不從伐趙者為此也

大事記謂起之死皆睢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

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有官

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妾此令必行

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嫗母

日廣韻老嫗也曰某夕某孺子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

此引說文不切曰某夕某孺子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

有七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欲教之者人心

固有欲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

嫗言且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

稱十夫操椎操屈伸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

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摯

-2 165 35 877" data-label="Text">

之副也睢傳言稽與諸侯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始

趙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曰史王稽為河東守三歲不

薦睢睢後任稽守河東補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

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坐誅應侯亦以不憚昭王臨

伐國象

朝歎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唯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兼誅唯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魏習猶謂故得罪始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舊也言非王近習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惑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相禮加恩以國葬之然其過王必不失臣之罪已殺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舉之言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

技藝之以試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

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

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

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其業臣聞

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正曰地既

復有事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

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聖王之制也功

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

趙元作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趙僅存哉言所存然而

哉趙怒國策

四輪之國也言輪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

輸寫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改邯鄲不意者地

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服民未則雖從

而不止矣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愈戰則國危功大權

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無已之求君不

得於臣故補曰此下當有缺字識乎微之為著者強察

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

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

如耳為大過也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豈獨田單如耳

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

罷楚並言傲魏與不可知之趙未

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民為之

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充作韓威魏以南伐楚

西攻秦秦復補曰宜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補曰按秦

十年攘地攘推也秦人遠迹

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虛其民

不服也然終不服

文

三

及表不書秦敗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
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
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
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虛
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
無後為厲恐此戾即厲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
以僅存者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
何也故下文言齊之受殃注讀句誤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
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
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正曰說見齊策
收破齊罷楚傲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
至誤臣以為從一合從為一正曰當作一不成可見不可成也
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

申韓之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
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此臣之所患也
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服其
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絕楚有四人不
告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四人本起救
聽秦之自去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
愛秦耶亡其猶亡亦云正曰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
以知補補曰此下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
救不從為能知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
秦之不可當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
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曰單將齊之良以

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

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

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此以

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

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

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成九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十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補曰二十九不相攻必有誤字辯

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

張儀補曰誤當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

謂齊王之比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子之第一篇呂

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一一使秦始皇十三年也

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一一而策文義勝者不復也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

然言已未臣願悉言所聞盡也大王裁其罪也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陰南北連荆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固

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成從

將西南西南韓作面以與秦為難報五十九年與諸臣

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補

二亡無以逆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

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困倉空虛困圓廩正曰高注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正曰平聲亦通補曰

軍斷死於前不至
千人皆以言死
白刃在前斧質在後
誅不進戰而皆

去之不能死
不戰也
正曰韓之非
元作罪補曰其百姓

不能死也
言亦死之補曰一本而其上不能死韓而

從韓勝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
補無相攻元作事

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
正曰韓出其父母懷

衽之中衽衣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
此頓下也

手裼祖也正曰頓踴也犯白刃蹈煨炭
煨盆中火補

死於前者自斷比比一元只是也
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

蓋皆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
言死難補曰斷死生之斷

前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
奮言勇不顧死補一可以

合十與敵合闕補曰四合字一本
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十可以合百百可以

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

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名言有勇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以

此與天下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
當相開地數千里

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
此頓言士民病蓄積索

也田疇荒之田疇治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

成此無異故他事無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

昔者

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齊南破荆東破宋

十八年

補曰西服秦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先後也齊

宣王

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潛王十六年與韓魏伐楚北破

燕

二十五年正曰齊宣王中使韓魏之君其役地廣而

兵強

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令天下時未稱詔此

也

下文詔之及後策趙王濟清河濁補曰韓作齊之清

語

足以爲限東郡壽張注涉上有句城又平原有南津

貫

滑曹鄆齊齊青以入于海自鄆以下皆齊地正義云

西

至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

即

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太山記云齊

五戰之國也

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

燕昭入

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

曰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

襄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五湖一名湖亭一名震

王徙

江陵是爲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都

與郢

爲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國知郢亦

爲都

江南卽漢制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

荆在

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王之二十一年正曰洞庭

在巴

陵見楚魏策卽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令陳歸

武徙

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卽江陵又謂故郢昭

王避

吳遷都今宜城爲北郢卽郢州惠王遷郢在宜城

曾氏

謂屈瑕亂郢以濟者都鄢非久都故惠王未墨翟

重

繭趨郢宜王時王宮遇盜鄢軍見黜懷王入秦齊使

鄢中

立王皆昭惠後事按楚辭哀郢莊辛說襄王郢都

必危

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亦仍都南郢也考

烈王

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鉅陽大事記謂

卷之三

七

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據此楚
 不止五都絕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
 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為正之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
 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
 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字按策
 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五湖說
 不一索隱云具區洮瀾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大湖射陽
 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别名或
 說太湖中荆王項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荆
 自有五湖荆王項亡走東伏於陳起傳當是之時隨荆
 以兵則荆可舉物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
 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補曰韓中陵三晉然則是
 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行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
 民立社主為木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

固已無補曰韓無作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

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大王以詐補曰韓作破之兵

至梁都元作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

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荆趙

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趙危而荆孤東以強補曰齊燕中

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

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

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

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

壽所封也如封剛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

文國策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補曰韓

病於內略即露耳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

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補曰韓子注

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

日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不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正曰非無

此云不便是上大勢言之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

憂民氓日在野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

馮亭大王以詐補曰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

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引

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

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華絳三不用一

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

東陽屬清河河外漳沱河之外正曰蘇秦說趙云東有清

鄆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

屬清河不得為他說矣中呼沱元作以北平言中分之呼

地今趙弱故齊復取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

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

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蠹者病挾

韓作荆以東補曰韓作東弱齊燕弱齊燕夾白馬之口張儀傳

之津津以流補曰韓流作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合從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

者從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

或國策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

或國策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

或國策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補曰韓作

則隨而伏矣皆勝繩次物曰編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所

創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作劉辰翁謂地猶弟皆失考乃取欺於

亡國亡國以長平之失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

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補曰韓此下有士卒

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補曰

韓作棄甲兵拏戰悚而天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

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孚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

致言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邦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

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極言度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

至所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

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

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

元元作下補帥天下將補曰本將甲百萬左飲於淇谷淇水所出

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

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智伯帥

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夾水灌之三年

我國竟

也正曰素以色言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也補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也補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也補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也補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禽其身

單國策 卷之三

補曰韓作三月趙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補

數策以著占兆灼龜折以視利害何國可降為三國中孰

而使張孟談謀趙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

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

秦地絕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

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

臣昧死自言不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無此字破天下之

從舉舉趙亡韓舉猶叛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

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

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

國獨後亡以此故也

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

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

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

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

范雎也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

者也其術不主於卿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

以禁暴除害為務非而有是言歟大意不過欲極威怒

而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

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

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

謀臣蓋指魏再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

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

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剛腹不

孫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斯短姚賈而殺

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爾雅鬲鼎也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睢安平匿之時王稽通

也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

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體質猶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

此期得應侯曰然蔡澤曰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物治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也統繼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澤流千世稱

之而毋絕補曰一本此下有豈非道之符言行道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衛人仕魏後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其卒亦可願

與元作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

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盡公不還私還反信

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正蒙怨咎集

家覆也蒙冢同鞅嘗刑太子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印則鞅之

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

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

固補曰姚毀譽必欲元作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

事越王王離因辱離罹同集悉忠而不解解懈王雖亡

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

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

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

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

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

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賤之加憐

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

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

問言有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

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補曰姚本以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

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

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

哉

三

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挽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挽或作批

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殖種也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

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

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補曰一本有九一匡天下至葵

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

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

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叱呼駭三

軍叱詞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

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戰

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

諸侯功已成矣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

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

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

餘萬之眾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

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

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

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

一楚國之俗南攻揚越揚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

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

刺起大夫種為越王懇草荆邑懇耕荆辟地殖穀殖植

率四方之補士專補上下之力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

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拮夏同轅也蓋逼

補曰拮姚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

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

陶朱居陶易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大言全或欲

分功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補曰姚本施三川以實宜

陽以補曰一本及决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

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通補

日史於上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君之功極

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如時補曰史不退則商

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

之壽喬王子晉松赤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

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

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眾莫

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

應侯因謝病以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

篤篤猶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十二

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

歸相印號為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東逕

居補曰姚云一秦十餘年事補曰昭昭王孝文

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

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辯上皆於材角智

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

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唯內

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用揚雄所謂搯其咽抗其氣肘其

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

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

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

之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

王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願往事

之事猶為補曰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廝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廝故

往說之曰子後異人異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

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

故禍福未一日倍約身為糞土棄死且今子聽吾計事

可知也

求歸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翁句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考文后華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

且固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本權也

喻死死今又說有可以一切權宜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

大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

君避席離席請問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

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

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

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

八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

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

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木是抱空質也此質本

今不能然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

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德講好於秦王老矣一

日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人不足

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異人至不

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

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子

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補

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禁書之兆也愚按昭乃留止中

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乃留止中

間曰間政事陛下嘗軻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陸者趙

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

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臣

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王以為然竒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

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

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

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

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駭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

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

是得贏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

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檢險傾邪無輩於不韋

者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竒

而立之非

老悖乎

莊襄王文王子元

始皇帝莊襄王子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補曰姚本此

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

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
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

叱去曰補曰姚云曾作曰去語勝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

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正曰無稽生七歲而為孔子

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

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

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

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

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

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

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劍今文信

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

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今庫具車廐具馬

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

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

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

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

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

而廣河間也今王齋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

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

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

三十城今秦有十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

有補補曰一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耨之勞鉞共苗器耨

器補曰徐按詩傳鎮鉞也七遙反字與鉞同耨亦芸田器莊子作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

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也無其實又無其名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

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悻然而怒悻艱同語色艱如也補曰艱如

說文文今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始皇母弟太后也木呂不韋姬通不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齊同聽之韓魏

時不通諸國故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即韓魏從

補曰一本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

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

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楚王即王雖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

其將相北遊一本下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

齊補曰一本此八朝四國畢元作從齊魏燕趙也殺牧

注燕趙韓魏是上已言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還

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頓子之說也太后前此要終言

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情其不

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

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

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

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倍秦

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

強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

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如舉左案齊齊言舉兵於左則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一正曰厭二國

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剛平趙地缺趙成侯

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

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衛無東野趙取之衛也

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大者莫敢闕東

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

國

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頓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詰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戊國策

卷之三

七

委質

還反言改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注不明此強節入質贊通即下文抱質孟子傳

莫不夕

補令朝行魏伐邯鄲 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

因退為逢澤之遇

開封東北有逢澤池 乘夏車夏取其

後

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稱夏王

夏中

禮注夏赤也孤東夏篆非天子之車

國也

一侯朝天子者為字疑衍 朝為天子天下皆從

齊宣王

元作太公太公 聞之舉兵伐魏補曰一本此下

家大危

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贊同羔 請為陳侯臣敬仲

之後

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

大事記

周顯王十六年魏拔邯鄲服十二年諸侯遂稱王齊乘

其敝敗之

桂陵二十七年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以朝

王策謂魏伐邯鄲

遂為逢澤之遇按魏既克邯鄲即為

魏惠三十年齊宣

二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

而桂陵魏世家書

魏伐趙乃往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

怒楚魏策有顯王

三十六年魏惠後用惠施之言朝齊以

乃魏惠十八年事

逢澤之遇泰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

亦指馬陵之役而

上文伐邯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

謂魏為逢澤之遇

天下皆從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

也天下乃釋梁郢

威王聞之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

寢不寐食不飽帥

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

縛齊將楊之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

水注申諸姜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

我國策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

我國策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

曰平桑疑即此魏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

絕二地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抄振夜戒

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

趙解使人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不攻於

是天下補正曰一本於是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

同言郢威王於側牖之間牖元本臣豈以郢威王為政

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

伐之也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

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為

六國說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

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

困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其兵乃資車百乘金

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

為舞時用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

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

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知之曰賈以珍珠重

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北使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

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外自交於諸侯願王

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

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

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厲厲同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

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

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

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補

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

讒而誅其良將紂聽元作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

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

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朝歌之廢屠

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辭師望在肆昌

何識鼓力揚聲后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力在列肆文王

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

此與獵涓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

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子良之逐臣未棘津之

讐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文王

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為鄙蓋鄙鄙之

叔賈補曰鄙南陽之傲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魯

之免囚見莊二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

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

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
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猪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云
云亦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
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
信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
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
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
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
公有寺人披斬祛豎頭須竊藏二事鄒陽書文公用其
讐而強伯諸侯注以為寺人勃鞞新序文公用其盜以
為里鳧須即豎頭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天
須也二事皆可通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下
下補曰姚注曾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下
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人主豈得其
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者雖非
或不聽知其為用則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或聽取察言聽取之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尺不賞是以羣臣莫
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曰魏無知之
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即姚賈秦王曰然乃衍可
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曰然乃衍可
曰一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註此書謬妄非
本無復使姚賈而誅韓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
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
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嘗伐燕而之噲之役實
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枝注蓋
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正
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為齊
宣王為是發憤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詆高
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徵而
已歲月名字之差互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
信其可徵者或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
臆決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趙使
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魏策周最
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
或國章

國策卷三終

秦臣也此策姚賈梁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世者殆非一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為陳高不為無據使誠孟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則非然未知的為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為孟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唯之膾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宣王立十九年卒僖王立燕膾七年當潛王十年書膾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通鑑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王伐燕即廢次年潛王立宣閔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刻取國策而易宜以潛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諱也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策文書宜非出高氏豈為率意繆妄鮑之詆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為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者之所以慎于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戰國策卷三終

